

書叢學文光晨

引力

李廣田作





力 引

作 田 廣 李





着想，着走上道這在她
情事的起意顯不正刻此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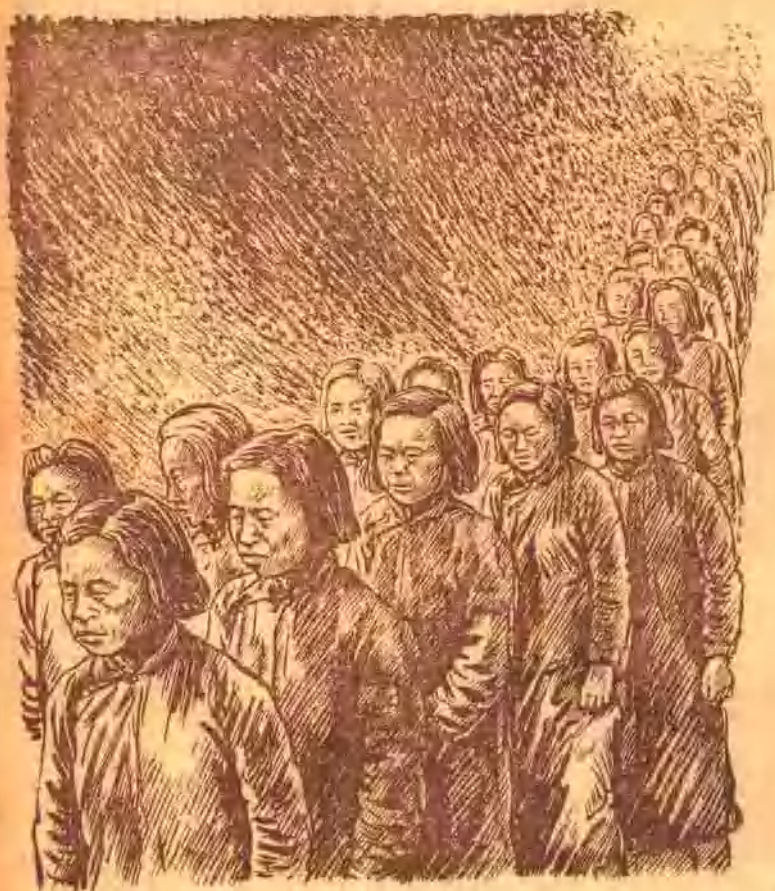
視注外向睛眼對三們他



人個六共一隊查搜的來進



着聽裏郭在坐都官教本日個三



喪親與乏疲常非到感都中途歸在家大



說來起站人個一



洪太太見劉夢華



來下了坐地面對斜華夢同却已自他



她們只好赤了腳在泥濘中蹣跚

坐車呢？還是不坐？夢華在心裏躊躇了一陣，「不坐！」彷彿在同什末人賭氣似地，這樣狠狠地下了決定。一輛空着的人力車向着她的面前走來，車夫向她望望又走開了，她却運頭也不會抬起一下。她本來是十分疲倦的，她心裏的疲倦實在比她身體上的疲倦更沉重，更有壓力，她真是連叫一部車子的力量也沒有了，她的嘴唇緊緊地閉着，眉峯間凝聚了不少的憂鬱。「我這是在幹什末呢？還是我應當幹的嗎？」她一邊走着，一邊這樣思索。

這是一條相當冷靜的街道。年久失修的青石道路，是非常崎嶇而又汗穢的。將要落下去的大太陽從街的一端斜照過來，照得這裏稀稀落落的人影子更顯得凌亂了。她在這道上走着，却並不注意這時的街景，她在想着她此刻正不願意想的事情，她甚至在心裏背誦出了「內則」中的一些段落，這是她今天下午剛在班上給學生們講過的：

「在父母舅姑之所，有命之，應唯敬對，進退周旋愼齊，升降出入揖遜，不敢嘖嘖，嘖欠伸跛倚睚視，不敢唾漬，惡不敢襲，無不敢攝……」

她臉上的憂鬱稍稍解開了一些，她的嘴唇翕動了幾下，就索性繼續暗暗地背誦下去：

「男不言內，女不言外，非祭非喪，不相投器，其相投，則授以篋，其無篋，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。外內不共井，不共沐浴，不通寢席，不通乞假，男女不通衣裳，內言不出，外言不入，男子入內，不嚙不指，夜行以燭，無燭則止，女子出門，必擁蔽其面，夜行以燭，無燭則止，男子由右，女子由左。……」

她自己覺得非常奇怪：「我爲什末會想起這些東西？」而且，她雖然也還相信自己的記憶力很強，但這樣的東西爲什末也居然能背誦得出來？她立刻給了自己一個解釋：未上課前既已細心預備過，剛才又在班上反覆講解過，而且，這些東西實在太好笑了，正因為這些東西的好笑，於是就很容易地記住了。可是當她想到這些東西的好笑時，她那幾乎要噴鼻起來的面孔上却又立刻罩上了一層陰暗，她還不知道在學生中間這些東西所起的是怎樣的反應。她忽然記起了多少年前，在中學的時代，她的國文教員給她們班上講「列女傳」的情形，她這時候想起來還覺得又好笑又生氣，可是她此刻却給人教起「內則」來了，她一面這樣躊躇着，而「內則」的調子却還在她心裏反覆迴蕩，她還彷彿聽到自己在班上擺出了正正經經的樣子，拖開了悠長的腔調向那些女孩子們講解時的聲音，她覺得有些迷惑。她故意要試驗着從「內則」的第一句背起：

「子事父母，雞初鳴，咸盥漱栉縷……」

她沈吟了一回，又沈吟一回，但是無可如何，下邊的話她無論如何也背誦不出來了。她有點焦燥，她的脚步不但不曾加緩，反而更加急促了，彷彿那應當用於記誦的力量，却用到了兩隻腳上。她索性一面走着一面翻開了她手中的「禮記」：「……并總拂髦冠綰纁纁紳潛笏……紛悅刀礪，……纁……纁……纁……纁……屈履箸素……歸事……」

「什末！什末！」她在心裏這樣叫了一聲，甘脆把書一合，只是差一點兒不會把它擲到腳下，她再也不想睬它了。她想：無怪乎女孩子們在聽講的時候要不斷的綳緊了眉頭。於是她想起了許多女孩子的面孔：憂鬱的，懷疑的，而最多的却是木然的，可是也並不是沒有微笑的。胡倩，不錯，是那個喜歡唱歌的女孩子，她的豐滿的面龐上一對大眼睛在微笑着。「你在笑些什末呢？胡倩？我想我可以瞭解你那微笑的意思。」她心裏這樣說。胡倩是最喜歡挑剔教員毛病的，可是她很喜歡這個女孩子。還有張文芳劉惠何曼麗她們。張文芳並不笑，她的臉上罩着一片勻淨，那勻淨之下却又藏着多少穎慧與哀愁。她想起了許多為她所注意過的面孔，她覺得她們都為她所喜愛，青年人都是叫人喜愛的，尤其是女孩子。她真願意多同她們接近一些，她願意從她們身上取得一些生活的力量，願意自己也不再變回到年青去。而且，她想，她之所以肯來到這嚴肅統治的學校中教書，也許是爲了這些青年，也只有在這些

青年身上，她才能找到一種工作的意義。可是不行，她又不敢對學生們有太多的接近，她現在已聽到了謠言，似乎有人已在說她的閒話，有人在議論她，甚至說孟堅在後方如何如何。尤其可怕的是石川那個最長於偵察的老處女，還有犬養。她相信學生們對她很好，她們瞭解她，知道她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中，學生應當知道她並不樂意講「內則」之類的東西，只是不得已罷了。可是，爲什麼自己要弄到「不得已」的地步呢？她再也想不下去，這已是她想過千遍萬遍的問題了。

她只顧埋着頭走着，而且越走越急，她的疲乏已漸漸消逝，急促的步伐使她幾乎碰到了一個老媽媽身上。她抬起頭來才知道已經到了應當轉灣的地方，她向太陽下去的方向望去，西天是一片紅霞，燦爛輝煌，好像一片錦繡。道旁一塊平地上生着一片柔嫩的小草，這一片剛在萌發的春草，爲晚霞所照耀，那顏色既不能說是鮮明可也不能說是黯淡，是一片喜悅，也是一片憂愁，那簡直是大地黃昏的一片嘆息。此刻她也看見那些排列在遠天的山峯了，一個山頭接着一個山頭，在暮色中顯出無限蒼茫，她忽然想起孟堅的一封信，她想：他此刻大概正站在漢江邊那座山城上，看落日，聽江濤，看無邊無際的山頭像瀾天漫地的世界墳墓，他也許只想到我此刻正在家裏給孩子吃奶，却不知道我在這道上胡思亂想，他甚至還不知道我已經在這樣一個學校裏教書，他走得太遠了，遠得比實際上的遙遠更遙遠，遠得不可

以道里計，她想起她那案頭的一本地圖，她常常在燈下迷失於山水渺茫的地圖中。可是此刻她確乎應當趕快回去，也許孟堅又有信來，而孩子一定也要哭着找媽媽，孩子的姥姥一定抱了他在河邊上等着了。

最後她終於走到了河邊，河邊上空無一人，只見河水默默的流着。她走入第一進院子，聽到房東毛家的屋裏正有人談話。她回到後院自己的住處，看見姥姥在抱着孩子拍着，哄着，小孩子顯然是剛才已經哭過。

「快來抱！快來抱！」

她已經伸出兩手預備接過孩子。孩子見母親回來了，猛然翻起身來吵着要媽媽。可是姥姥却很快地阻止了她：

「先不要抱孩子，先到毛家去看看，剛才來了一個姓莊的，說是昨天剛從那邊回來，是孟堅的同事啊。」

「那陽來的？」她忽然驚叫了一聲，簡直像在做夢，一時之間竟感到手足失措。

「是啊，聽說昨天剛到，」姥姥說，「他來看毛家，也來看你，剛才你不在，就不會到咱們後院來，你快去看看就是了。」

李嫂把燈擰開了，把桌子用抹布抹了一番，本來是預備立刻開飯的，此刻却又只好暫緩

一下。

她走到裏間，放下了手裏的「禮記」，取一把刷子在己衣服上急忙地刷着，又在鏡子面前稍稍攏一下頭髮，心裏忐忑地跳着，向孩子說一聲，「回頭再抱你，乖，」便折回到前院去了。

她的心在劇烈地跳着，她的腳步非常輕快，她彷彿惟恐驚動了什末似地用輕飄飄的步子走着，實在，她此刻感覺到的也不知是恐懼還是興奮，她覺得她正好像面對着無底的大海而立刻就要跌落下去。「爲什末莊荷卿能回來，孟堅不能回來？」她只是想到這麼一個問題。走到了毛家的窗前，她立在窗下躊躇了一回，她聽到人家正在切切地談話，而且屋裏是黑暗的，連電燈也還不會開，她不知她是否應當闖進去，可是就在傾刻之間，屋子裏的低語卻已被她聽清了。

「真是可憐啊，他不過只病了三天就完了！」

「才三天！」這分明是毛老太太的聲音。

「因此好多人都覺得在外流亡不是辦法，都想着早日回來。」

「那麼關於他死了的這個消息……」

毛老太太這句話還不會說完，她在窗子外邊已經站不住了，她感到暈眩，感到有一種